



《万里茶道》剧照

6月7日,由著名导演孟艳执导,吕梁市文化艺术中心、临县道情研究中心出品的舞剧新作《万里茶道》在太原上演,赢得众多舞剧爱好者的称赞。舞剧《万里茶道》以清雍正年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晋商跨国发展为时代背景,通过舞蹈语汇聚焦晋商子弟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开拓万里茶道的艰辛历程,再现晋商历史,传递晋商精神,赋予晋商题材全新的舞台呈现。

在选材方面,舞剧《万里茶道》极力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之间的平衡。该剧不局限于传统晋商题材的大宅院场景,把时代定格在400年前的中国,有意选取渠家大院、晋商茶铺、碛口古渡、戈壁河谷、蒙古草原等不同地域、不同风情的故事场景,突出晋商流布范围之广、路程之远。这种以点概面的选材方式,可以将晋商历史故事与晋商子弟实际经历的生活场景有效统一,增强了驼队“领房子”渠泓义和驼铃等三晋子弟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不畏艰辛万里跋涉的故事感,将藏于纸面上模糊的晋商印记,通过舞蹈语汇的描画更加宛然在目,让人可感可知。

在叙事结构方面,主要突出线性叙事与情感推进的高度契合。整部剧采用“穿针引线”式的精巧构思,叙事紧凑且不乏戏剧张力。故事以驼队的“万里运茶”为叙事主线,中间穿插渠泓义等晋商子弟的个人成长以及渠母等大院女眷背后默默托举的情感支线。两条叙事线并行不悖,平铺直叙中又有跌宕起伏的戏剧效果,为故事发展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同时,清晰的戏剧结构表达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十分有益。剧中多次通过舞蹈动作以及舞台场景的转换,有序递进故事情节。从依依不舍离别家乡的群舞到途中遇险的孤寂独舞,从出发前晋商大院掌柜们的殷殷期盼到历经艰险抵达口岸,一次次苍劲有力的舞动都在牢牢紧抓观众的心弦,也传递出三晋儿女英勇、仗义的精神风貌。这种双线条的叙事结构,可以让观众沉浸式感受立于天地间的晋商使命,与剧中人物共同经历万里茶道上的重重险境与考验,达到与剧中人物的共情。

在人物塑造方面,舞剧《万里茶道》十分注重典型形象与群像风貌的有效结合。该剧通过精湛的舞蹈语言,将渠泓义、驼铃、渠母等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渠泓义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不同阶段的舞蹈设计让一个脚踏实地、有勇有谋、胸怀大志的山西后生形象跃然于舞台之上。他是晋商子弟的代表,也是主导整部剧的故事节奏和情感走向的核心人物。而驼铃的形象更多是通过河谷嬉戏的欢快舞蹈以及晋商会馆中苍凉的晋剧表演的反差来表现其忠诚与仗义。渠母一出场就呈现出一种隐忍与坚守的形象,面对挫败而归的儿子渠泓义,闪回年轻时的她,戴起斗笠优雅起舞,整齐划一又富有生命力的采茶舞,感化儿子追随父志。这一伟岸的母亲形象,正是多少三晋儿女心中母亲的共同模样。群体形象的塑造也很深刻,通过群舞的精心编排,展现了晋商子弟英勇忠义、勤勤恳恳的整体风貌。第一幕《走》中运茶驼队行至碛口,由天而降的粗麻绳如滔滔黄河水奔涌,在喷呐的共振下兄弟们扛肩共舞,姿态壮观又充满生活张力,不断迸发出晋商子弟不畏艰险、不惧磨难的傲人气势。

在艺术表现方面,积极采用创新表达与多元融合。舞蹈叙事上,融合山西民间舞、蒙古舞、俄罗斯舞蹈,还创新引入现代舞元素。舞者通过肢体舞动来体现人物内心世界,将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情感直观地传递给现场观众。在表现驼铃被噩梦惊扰的场景时,红衣舞者们用舞蹈队形的快速变动来表现梦魇状态。驼铃遇险的雪夜,也是由现代舞者化身雪精灵围绕渠泓义翩翩起舞,仿佛在慰藉他痛失兄弟的悲伤心境。意象表达上,剧中一直贯穿寓意“希望之光”的灯火,同时也象征着指引剧中人物“向光前行”的灯塔。从寻找母爱的风灯、到开拓前途的火把,直到恰克图的节日烟火,点亮和光耀着生生不息的晋商精神。舞台布景上,剧中多处舞台美术设计充满了诗意和美感。开幕前悬挂在舞台中间的大铃铛缓缓摇曳,仿佛旧日时光不停转动、晋商踪迹的历史回响,这种情景带人更容易让观众全身心投入剧情,激发观剧热情。群山倒挂的舞台布景与背景中崎岖的路途融为一体,营造出一种突破压抑的酷炫画面,随着不同故事场景的上下移动,与灯光投射的巧妙配合,让观众在视觉上获得丰富的感官体验。可移动的茶箱道具与背景画面调整组合,就完成从黄土地到塞外再到异国口岸的空间转换,这种写意的舞台美学给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推进留足了表演空间。音乐设计同样精彩,以山西民歌为基调,融入茶道沿途各地的音乐元素,再配以现代音乐的编配手法,使整部舞剧的音乐既古朴又新颖,与舞蹈叙事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让舞蹈表演更具艺术表现力。

艺术形式表现故事情节,故事情节反映主题精神。《万里茶道》通过舞剧这种艺术形式,以可感知的肢体语言,将晋商历史情节演化为观众能够理解和感受的艺术表达。通过舞蹈语汇的表达,让晋商传奇不再只是客观历史陈述,而是进化为一场历史与当下的时空对话。《万里茶道》通过舞蹈叙事、意象呈现、舞台美学创新等艺术方式,成功将五百年晋商历史转化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舞台作品。通过舞蹈动作和舞台美学的戏剧表达,让传统文化有了深度的创造性转化。当晋商文化遇上现代舞蹈,碰撞出的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审美共鸣。这种共鸣,既是对历史的致敬,也是对未来的启迪。

在国家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舞剧《万里茶道》通过艺术创新为晋商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跨文化舞剧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晋商题材舞台艺术的传播价值也愈发凸显,它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国商业文明的独特传统以及不同于西方商业伦理的精神追求。



处暑(篆刻)

李泽峰作

鉴赏

## 中国画《竹石图》

史俊丽

《裁云织锦》册内绘八件作品。封面题款为“裁云织锦。丙戌嘉平月,溥儒题签”。款后落印一方,白文“溥儒之印”。现藏于太原美术馆(太原画院)。

册内页作品由溥儒、李墨云、溥韬华、金道五、邵一萍、潘絮兹于1946年至1948年间为荫樾先生所作。溥儒在1946年农历十二月题“裁云织锦”于封面。

溥儒(1896年—1963年),河北宛平人(今北京市,一作沈阳,或作长白山人)。原姓爱新觉罗,后以名为姓,改称溥氏。字心畬,人称溥二爷,别号心畬居士、西山逸士、嶽道人、羲皇上人、钓鲸渔夫,清宗室,恭亲王之后,北京法政大学毕业,1907年留学德国,毕业于柏林大学,得天文学博士学位。自幼究心艺事,书法秀逸,画工山水,以南宋山水画为宗,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称。

《裁云织锦》册之《竹石图》为1946年溥儒赴南京时为荫樾先生所作。画家取一石、二竹入画,竹依石而生,为典型的折枝式构图。淡墨枯笔勾皴表现山石,草木由浓墨点厾,干湿浓淡形成山石的虚实关系,苍茫松灵。山石前竹枝由淡墨湿笔行笔,笔断意连。竹叶以浓墨写之,枝节变化惟妙惟肖,生动自然。两株竹枝迎风不屈,犹如弯弓之弦,极富张力。竹子凌霜傲雪,无朝花夕瘁之态,象征着正直、清高。整幅作品用墨潇洒酣畅,富有动感。

画幅右上角自题:“度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荫樾属。溥儒。”“度”字右侧下方落有引首章:朱文“一壶之中”。款后钤印为:白文“溥儒”,印章除阴文溥儒二字外,亦刻有兽纹。



《竹石图》(中国画) 溥儒  
27cm×33cm  
1946年  
太原美术馆(太原画院)藏

# 以舞蹈语汇再现晋商传奇

郭婷婷



《万里茶道》剧照